

李佐兴 著

DONG LIN XI ZHAO

东鳞西爪

YANG CHENG WAN BAO REN XI LIE CONG SHU

羊城晚报出版社

● 羊城晚报人系列丛书



羊城晚报



● 羊城晚报人系列丛书

东鳞西爪

李佐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鳞西爪/李佐兴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01.8
(羊城晚报人系列)

ISBN 7-80651-073-7

I. 东… II. 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145 号

东鳞西爪

责任编辑 / 张子秋 钟言城

责任校对 / 孙东菊

封面设计 / 乔 莼

出版发行 /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东风东路 733 号 邮编: 510085)

经 销 / 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 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官桥村)

规 格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80 千

版 次 /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7 - 80651 - 073 - 7/G·20

定 价 / 23.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点纪念，加上朋友们的怂恿，辑印了这本小书。做报纸工作，可以有很大成就，编报之外还可以出版很多好书。但又总是因人而异。以我而言，孜孜不倦地编报，数十年如一日，是做到了的。急就章也没有少写，但内容杂七杂八，文字的运用虽然不敢马虎而到底未见精彩。它的不足观，可谓明矣。不过有人说，它多少为过往岁月保存了一些痕迹，愿意的人，也不妨浏览一下。这便不完全为了自己，那就扔掉一些，收集一些，印一点吧。

这本书的第一辑总题为《羊城夜谈》，是因为收入的杂感一类东西，大都是在《羊城晚报》的《夜谈》栏刊载过的。

第二辑总题为《香江时评》，是在香港《新晚报》的《新语》栏上写的东西。在港6年多，写了约800多篇。我一向没有剪报习惯，旧稿很难找。但这些东西却大都剪存下来了。我请编过好些书的关筱同志从中圈出一些，集成这一辑。

第三辑总题原为《东张西望》，大都是外游回来写的东西。它是《羊城晚报》一位编辑为我写的一组游美散记取的名称。报纸工作者，我看都是生活的观察者，当然并不都是所谓“零度风格”的旁观者。但观察有深有浅，《东张西望》属于所见者浅一流，正合我的实际。因为这本小书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书名，所以也拿它作为书名。不过恰

如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正当这本小书即将付排之时，发觉市面上已经出现了一本也叫《东张西望》的书。人家出版在前，我的出版在后，只好将这一辑改名《东鳞西爪》，连书名也一并改了。

第四辑总题为《杂作一束》，凡是不在上述三辑之内的，放在一起。退休之后，我写过小专栏《昨夜星辰》和《夜读偶记》，都时断时续。因为见闻不广，读书不多，今后还想写一些，却没有把握一定能坚持，已经刊登的，大都收入这一辑中。

附录《报业因缘》，是取多年前写的一篇《业务自传》的“框架”，重写而成。逝水留痕，如此而已。

要感谢羊城晚报出版社社长张唐生兄，要感谢有关的编辑和校对人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不会出成这本书。

2001年3月

目 录

前言	(1)
----------	-------

·羊城夜谈·

贺某烧腊店被罚	(3)
“公厕直入”和“招贴即扯”	(4)
要把人看成人	(6)
确有气死人的事哪!	(8)
对比	(10)
“面子”别议	(12)
当官要为民作仆	(13)
不能靠“估”吃饭	(15)
“正义路一号”颂	(17)
闲话食有肉	(19)
清茶一杯	(21)
“牙尖嘴利”	(22)
抱着《圣经》跳楼	(23)
有感于名人做广告	(24)
从“午炮”讲开去	(25)
龙舟应当起飞	(26)
谈“绕道”	(27)
议“代沟”	(28)

从四川省的一个调查说起	(29)
种草也要讲科学	(30)
“万宝”风波后话	(31)
现代化的房子与现代化的人	(32)
赞“打包”	(33)
知识不是塑料	(34)
轻一点,同胞们	(35)
谈谈语音的“柔化”	(36)
“仕而优则学”	(37)
未必只是别人的故事	(39)
“人日”絮语	(41)
不只要民主作风	(42)
迎新絮语	(44)
新春随感	(45)

· 香江时评 ·

猴年在望,恭喜发财	(49)
影艺界大游行后想到的	(51)
一国两制与经济互补互利	(53)
广东的龙头作用与跨省合作	(55)
中国大陆新城市大量涌现	(57)
坚持经建中心,至少百年不变	(59)
来去自由,往返方便	(61)
报喜之外	(63)
敦煌学者索偿国宝	(65)
写在西昌火箭发射事故之后	(67)

“邓旋风”席卷全国	(69)
上海已醒来,前景可乐观	(71)
贺吴大猷教授北京之行	(73)
警员英勇,令人钦敬	(75)
西藏巨变与“人权”问题	(77)
编修大典,国之盛举	(79)
艾芜先生向我们问好	(81)
人反常态,必有所谋	(83)
突破樊篱,开拓新境	(85)
有人幻想曲终“魂”不散	(88)
奇迹与活力,气象与气氛	(90)
天不会塌下来,人宜好自为之	(92)
“国际牌”帮不了彭定康的忙	(94)
“彭定康之雾”正在消散	(96)
民族大义是不可不讲的	(98)
从“鸟飞返故乡兮”说开去	(100)
历史是不能不知道的	(102)
北京呼吁“创造中国名牌”	(104)
是彻底丢掉幻想的时候了	(106)
以立为本,建设精神文明	(108)
中国军队有硕士和博士	(110)
呼唤模拉尔小姐	(112)
欢迎“国学”再生	(114)
香港人到大寨办企业	(116)
有话在先,不得不说	(118)
雍和宫弥勒大佛修缮开光	(120)
没消息的好消息	(122)

广东宜善待外省民工	(124)
京城开办南国花市	(126)
以正视听,以护主权	(128)
尊重历史,维护安宁	(131)
话说粤公安厅长辟谣	(133)
中银发钞,有利繁荣	(135)
千岛湖案大白之后	(137)
大西北正“亮相”天下	(139)
谣言必止于智者	(141)
水利建设的新认识	(143)
我们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145)
研究儒学,再造辉煌	(147)
郭大使临别讲话	(149)
利在千秋一壮举	(151)
不以一时一事看香港	(153)
京报提倡孝敬父母	(155)
广东郑重出版《新三字经》	(157)
沉痛别元老,大局稳如常	(159)
湘潭万户农家设书房	(161)
贺歌坛舞榭由热转冷	(163)
批“台独”与保台商并行不悖	(165)
畅说基本法,普及基本法	(167)
正确对待历史,真正结束过去	(169)
一项很有意义的调查	(171)
善始善终解决香港问题	(173)
已到谈交接仪式的时候了	(175)
京穗两地关注语言纯洁	(177)



中国经济的“两个转变”	(179)
祥和的气氛,民主的竞逐	(181)
贺第一任特首人选诞生	(183)
重视传统文化,造就新的香港	(185)
一代伟人,永垂不朽!	(187)
“监督”奇谈,可小可大	(189)
从普通话台开播说开去	(191)
中科院广泛招贤纳士	(193)
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	(195)
不仅仅是响亮的口号	(197)
挺起胸膛,建设香港	(199)

· 东鳞西爪 ·

东游印象

从香港到东京	(203)
第一个印象	(205)
早晨,成片急步走的人	(207)
箱根街头风情	(209)
穿的话题	(211)
食的话题	(213)
樱花与“鲤帜”	(215)
花店	(217)
一日游	(218)

游美心影

年节风情和神	(221)
在纽约过旧历年	(224)
古根海姆博物馆	(226)
华埠	(228)
涂鸦	(231)
鬼节	(233)
孔子像	(234)
林则徐像	(235)
梅西公司	(237)
后院	(239)
扫雪	(241)
儿孙	(243)
拼搏	(245)
ABC	(247)
发财	(249)
礼貌	(251)
平等	(253)
西进	(255)
纸巾	(257)
不安	(259)
汽车文化	(261)
过关	(263)

旅韩漫笔

选择	(265)
----------	-------

夜宴	(267)
“无”和“多”	(269)
景福宫	(271)
李将军	(273)
步速	(275)

神州速写

田间翠色	(277)
石岐的早晨	(281)
岳阳楼纵横谈	(284)
约略话洛阳	(289)
少林寺漫笔	(293)

·杂作一束·

培根和他的名言	(297)
《陈医生手记》后记	(300)
探讨再探讨	(302)
新闻摄影工作要更上一层楼	(304)
晚报的“生存空间”漫议	(308)
周作人投稿	(314)
时显时隐的康白情	(315)
岭南奇才马师曾片谈	(317)
许广平给胡适的信	(320)
文学,总会天长地久	(321)
不是笔误的错别字	(322)



本是同根生	(324)
铜蛇的故事	(326)
排犹史因	(327)
洪秀全的“学位”	(329)
该打的“十该打”	(331)
不三不四的上帝教	(332)
“历史”的历史	(334)
 附录:报业因缘	 (335)

羊

城

夜

谈



贺某烧腊店被罚

广州中山四路某烧腊店是间名店。但据报载，它最近被广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执住”罚款了——领导人被罚十元，还被勒令停业整顿——直至卫生面貌改观为止。

这真是可喜可贺的事！

古人王参元进士家里遭火灾，作家柳宗元闻讯，始则大骇，继则大喜，立即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大申祝贺之意。此中可贺的具体理由，大家翻翻《古文观止》就知道，不必细说；要而言之，无非是老子一句话：“祸兮福所倚”。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好事。

现在某店之被罚，我看也该作如是观。你瞧，这样一间响当当的名牌店，卫生情况原来如此之糟，顾客却被骗过了。但骗人之事总是不能长久的。与其有一天闹出了人命案（这是完全可能的），以致风雨满城，还不如及早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兜底揭穿，来个公开的停业整顿——这是保住“金字招牌”的上上大吉的事。至于罚款不罚集体，罚到领导者个人，让他们破点小财，有点切肤之痛，也是好事。这间烧腊店此后如果真正成为名牌商店，那几个负责人此后如果成为合格的企业管理人员，说不定还得感谢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执法严明呢！

现在，夏令将到，爱国卫生运动一定要好生抓一抓。食在广州，饮食服务行业的卫生工作尤其要抓好。希望广州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好事办到底。希望某店被罚一事，能生发聋振聩之效，使更多饮食店自觉搞好卫生。果能如此，那就更加可喜可贺了！

（1980年5月）

“公厕直入”和“招贴即扯”

外地人，尤其是外宾，常常说“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我常住广州，听到这样的好话，每每乐在心头。何况广州这地方，四季常青，花木扶疏，某些建筑物又有南方特色——空灵而且淡雅，也实在称得上美。但近年来，我竟疑心说广州美丽的人，多半带有点人之常情的礼貌性质了。因为“史无前例”以来，广州市容不洁，有目共睹。我们总不能闭着眼睛，一味听人家的好话吧？举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在通衢大街的骑楼底下的粉墙之上，不是常常可以见到赫然大书的“公厕直入”之类的黑字吗？光是这些胡乱涂鸦的东西，就大煞风景了。但这些事谁管呢？年复一年，在广州的街头上，有的就是“公厕直入”一类的“书法展览”，谁也不管。

说到市容问题，不禁想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那时的广州，大街小巷，公共场所以至工场码头，都井井有条，整洁美观。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对市容卫生一事确实相当热心。我就亲眼见过一位副市长带头拍苍蝇；还见过另一位副市长不声不响地同清洁工人一同扫街。上行下效，市民们经常动脑筋、想办法，把市容收拾得妥妥贴贴，连商店的招牌、公厕的指示牌也关心到了，“公厕直入”那样碍眼之物，你是打锣也找不到的。

现在，整顿市容，要做的事不少。但简单易行，可以立即着手的，无如清理一下“公厕直入”一类的丑恶东西。从前的“大户人家”，常常在自己的围墙上挂个“招贴即扯”的小木牌，鲁迅先生还用这四个字做标题写过一篇小